



敢教日月換新天

——河南农业稳产高产經驗之一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前 言

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。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，主要应该走建设稳产高产农田、不断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道路。

建设稳产高产农田，争取农业稳产高产，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，是广大农民的共同要求，是彻底改变我国农业面貌的一项根本措施，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一条具体途径。这是从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出发，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道路。

十几年来，河南人民，在党的领导下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，坚决贯彻了“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总路线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。坚持奋发图强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，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，依靠集体经济，依靠贫下中农，敢于改天换地，敢于向穷山恶水展开顽强的斗争，敢于攀登科学高峰。建国以来，我省农民以“愚公移山”的精神，在管好全部农田的基础上，已建成了一批旱涝保收、稳产高产农田。这些农田，已经经受了历来自

然災害的嚴峻考驗。像本書所發表的林縣桑耳莊大隊，已由一個荒山禿嶺、土薄石厚、既怕旱又怕澇，十年九不收的窮地方，變成了綠樹掩映、土厚壤肥，連年穩產高產的富饒山鄉；又如新鄉縣劉莊大隊，連續八年，在千畝棉田里，獲得了平均單產皮棉一百二十三斤的好收成，顯示了人民公社的回天之力；滑縣秦劉拐大隊，堅持十年，以農業“八字憲法”為中心，廣泛開展了以貧下中農為骨幹的群眾性的科學實驗活動，因而使糧食平均單產，由解放前的一百來斤，提高到六百多斤；……像這樣振奮人心的事例，從太行山麓到淮河兩岸，從伏牛山區到遼闊的豫東平原，真是群雄輩出，你追我趕；萬紫千紅，百花爭艷！

為了配合我省農業穩產高產田建設的需要，總結和傳播這些先進經驗，在省委的領導和有關部門的贊助、支持下，我們特編輯了這本書，而這本書中所發表的，只不過是“萬花叢中的一點紅”，今後我們還將陸續編輯出版，以便更好地推動我省穩產高產農田的建設和發展。

本書在選定典型、撰寫稿件和審查核對事實的整個過程中，承蒙有關地委、縣委給予大力支持，特在此一併致謝。

由於我們政治思想水平所限，又加之缺乏編輯這類書稿的經驗，書中難免有錯誤或不妥之處，殷切地希望讀者提出寶貴意見，作為今後陸續出版時的借鑒。

一九六五年四月

目 录

荒山換綠装 低产变高产中共林县委员会 (1)

——桑耳庄大队建設稳产高产农田經驗

枣林巨变中共济源县委员会 (22)

改天換地綉新图中共登封县委员会 (42)

——粉坊阳生产队水土保持工作經驗

科学实验之乡——秦刘拐中共滑县委员会 (55)

銀海千亩翻白浪中共新乡县委员会 (77)

——刘庄大队棉花稳产高产經驗

安丰公社一九六四年棉花大面积丰产調查报告

.....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
李 庆 王德彰 蔣国柱 黄 彬 李振峰 (99)

荒山換綠裝 低產變高產

——桑耳莊大隊建設穩產高產農田經驗

中共林縣委員會

桑耳莊是林縣任村公社的一個大隊，位於太行山東麓。林慮山縱橫全境，干枯的沙河傾斜穿過，山嶺連綿，溝壑無數，石多土少。全隊六個自然村，三百七十七戶，一千五百七十一人，十個生產隊；一千七百六十九畝土地，有三分之二是掛在山坡上的小塊梯田。

撫今思昔 換了人間

十年前來過桑耳莊的人，如今舊地重游，一定為目前的變化而大聲驚呼：“桑耳莊變了！”

當年舉目一望，梯田瘠薄，沒岸少唇，碎石遍地，土薄石厚。旱了苗枯死，雨大苗沖淹，十年九不收。直到一九五三年組織起來後，糧食畝產才達二百二十斤，每年國家還得供應糧食七、八萬斤。而今展現在眼前的，卻是一山山一凹凹的沃土良田，地塊連大，土層加厚，岸齊埂肥，地面平整；一道道引水渠，繞山越嶺，將梯田串了起來。糧食連年增產，一九六三年雖然遭受了特大的澇災，畝產仍達到五百八十一斤六兩；一九六四年，在長期連續陰雨的情況下，糧

食亩产仍达六百零六斤二两，比一九五三年增长一点七五倍，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八。省特等劳模成百福领导的第七队，有三十亩丰产沟，单产达一千零三十二斤六两。从一九五六年起，九年来，共交售给国家粮食一百二十三万斤。

当年环顾四野，沟内没树，山上没林，大小山坡除了狼牙巨石，就是道道赤沟，汛期山洪暴发，洪水就像凶猛的野兽横冲直闯，荡去了多少田产和家园！如今走在群山河谷里，前后左右都是苍翠蓊郁的树林，洋槐、梧桐、杨树、椿树；满山遍野密布着红的苹果，青的核桃，白的花红，放香的花椒，仅干鲜果一项，每年约产二十六万多斤。苹果是从外地新迁来的，一九六三年头一年，就结了一万九千八百斤果实。

山青水秀，粮多草好，骡马成群，牛羊满山。一九六四年大家畜发展到了一百七十七头，羊发展到了九百二十只，猪一百八十四头。

集体家业大大壮扩起来，村庄上出现了一排排新的仓库、马棚、加工坊、油厂，……目前全队公共积累已达十一万八千零一十六元，集体储备粮食十九万五千三百斤。

“水涨船高”，随着集体生产的发展，社员收入逐年增加，生活也逐步富裕起来。一九六四年，全队每人平均经济收入超过一九五三年近一倍。一九六三年每人平均粮食收入超过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四十一，家家户户都有了节余粮。居住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，每年都有一幢幢白壁青顶的楼舍从绿树丛中竖起来。

特别值得赞扬的，是桑耳庄群众热爱党，热爱毛主席，

热爱国家，热爱集体，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。解放前，这里经商的人多，自私贪财，坑人肥己，周围村庄的人都称他们是“烘焙铁”——不敢沾。可是，现在情况变了。桑耳庄人民几乎全成了爱国家爱集体和乐于助人的新人，不仅年年都超额完成了国家的征购任务，并且还慷慨地支持了外地小麦、玉米、谷子等各种良种九十二万斤。社员桑羊保，天下雨了，他眼看着自己晒在房子上的玉米被雨淋，却往场上跑，保护队里一万多斤玉米没遭受损失。女社员张计花，以“牛媒母”誉满四乡。队里牛犊生下三天没奶吃，她毅然承担了这么艰巨的任务，给小牛犊熬汤喂食，昼夜辛勤照料，终于为队里救活了一条小牛。

这些变化从何而来？解放了的广大群众，做了土地的主人，特别是集体化后，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，生产力不断提高，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扬。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高举三面红旗，坚持三大革命，依靠贫下中农，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，自力更生，奋发图强，艰苦奋斗，兴修农田水利，全面贯彻农业“八字宪法”，不断革新耕作技术，把全队一千三百五十二亩，即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，分期分批地建设成了稳产高产田，粮食逐年增产。一九六一年大旱了二百天，全队亩产仍达到了三百九十六斤；一九六三年，八月一个月降雨八百多毫米，全年平均亩产仍达到了五百八十一斤六两，超过一九六二年百分之十三点八。经过这些严重灾害的考验后，社员们高兴地说：我们这些地真是成了“旱不减产，涝不少收”的旱涝保收田了。

兴修水利 人定胜天

“水是农业的命脉”，“有收没收在于水”。可是桑耳庄却滴水如油，连吃的水都没有。

一九五零年，党就领导群众着手解决这一问题。当时，有人主张打活水井。于是，就从安阳请来了会看水的人，农会拿出两万斤粮食。一九五一年正月开工，一直打到麦梢黄，两万斤粮食用完了，打了十多丈深的井筒，仍是滴水不见。打井不成，有人提出引黄崖水。黄崖水在离村七里远的山沟里，股细如香，一天总共只能出二百六七十担水，过去天旱时，全村人都到那里担，一家一挑还供不上。这样的水能引进村吗？他们从县水利局请来了技术员栗永祥，他和大家一道进行了勘察，发现了黄崖上头有四股小水分散着流，他说：“要能把泉水开挖一下，使四股水合流在一起，水头大一点就能引进村。为了不使水蒸发和渗漏，引水最好用地下管道。这样一来，保险桑耳庄人要像城里人一样，吃上自来水。”这消息一传出，可真鼓舞了大家。但也有些人犹豫了，主要是怕仍像打井一样，花钱费工弄不来水。靠卖旱井水发财的富裕中农桑全水，是成百福的亲戚，听说要引黄崖水，做了好菜好饭，把成百福请到家，说：“你好好领导生产吧，管那闲事干啥，引不上来水，群众又该搞你脊梁骨啦！”老成心里想：土改是斗争，修水利也是斗争，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只要有决心，一定能把泉水引进村。”广大贫下中农对引水进村十分拥护。

就要开工了，用地下管道没钱买咋办？他们就一边买煤建窑，自己烧石灰，烧瓦管；一边开始挖渠。一九五二年

春，大地解冻时上工了，五月間，全部工程就結束了，村上安了八个水龙头，黄崖水按照人的意志从高山深沟里乖乖地流进了村。几千年来滴水如油的桑耳庄人，吃上了自来水，全村群众，欢欣若狂，奔走相告。七十三岁的貧农老太太李代蓮，摸着水管里流出来的泉水，感激地說：“这要不是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，我这土埋了半截的老婆，哪还能吃到这清溜溜的泉水呢？唉，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。”人們計算了一下，光担水工，一年就省下六千个工，相当于栽种全队現有十六万棵树的总用工，也相当于修一条半黄崖渠的用工数。水，不仅解决了人吃、畜飲的問題，旱时还可点浇几百亩地；但是，更重要的是，有了水，振奋了人的革命精神，使人們認識到，恶劣的自然条件，是人可以改变的。

“要想种水地，得修抗日渠”。这是桑耳庄人多年来的理想。黄崖渠修成后，人們又提出了修抗日渠。抗日渠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动工修建的，这道渠，需要繞过四十九个山头，跨过三十四道沟壑，钻透四个山洞，砌成一百一十个涵洞，架起七座桥梁。其中的青沙驮龙桥，长一百一十米，高九米。这样大的工程，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，从路水河修了八里，到回山角，因渠底漏水和工程太大，群众力不能及，停工了，一停就是十几年。

事也凑巧，正当他們想修抗日渠的时候，一九五七年十月，区里开会，要組織任村、清沙、盘山同桑耳庄等九个高級社联合修建抗日渠。干部們一听，都高兴地說：正和咱的心底合了拍！

但是，当党支部把这个打算宣布后，桑德新、桑才元等一伙老年人，虽在黄崖渠建成时，曾和大家一齐欢呼过，但

現在却搖頭了，他們說：“你們這些年輕人，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，修了一道黃崖渠，就不知天高地厚了，過去咱村‘頭面人物’桑春元聯絡四鄉十八村，沒有修成；抗日政府領導，大動干戈，也只修了半截。現在再修也是竹籃打水，一場空。”

一伙老中農，害怕修渠艱苦、耽誤工、投資大，找着黨支部書記說：“劈山開渠可不是小事啊，光靠咱老百姓的力量難辦，要修得把成勞模的牌子挂得高高的，多叫國家幫幫忙呀！”

黨支部認為，興修水利是打志氣仗，是同大自然比高低，群眾要是沒有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，沒有沖天的干劲是不行的。於是先組織大家學習了毛主席著作中的〈愚公移山〉，又以貧下中農為骨干，討論了過去為什麼修不成渠，今天又為什麼能修成渠？通過討論，廣大貧下中農，一致認為：舊社會的桑春元是惡霸，吃人不吐骨頭，修渠是名，騙錢是實，他們當然修不成渠；抗日戰爭時期，雖有抗日政府領導，但因是小農經濟，修渠中的很多具體困難仍然克服不了。現在我們能修成渠，一是有共產黨領導，二是有集體經濟的偉大力量，三是有了自力更生引黃崖水的經驗。”

勞動模範成百福，更進一步引導大家，回憶了過去因為干旱缺水受到的災難。幾千年來，全村沒有一眼活水井，人畜日常用水，雨季靠接水，冬天靠貯雪，一遇天旱，人畜用水都得翻山越嶺，遠道去担，西到圪針嶺十一里，北到漳河灣來回四十里。為吃水，曾演出了多少悲劇。有一年，旧历年三十，桑林茂老漢一早出去担水，晚上才回來，新娶的兒媳婦到村頭去接替他，一不留神，把兩桶水潑光了，兒媳婦

越想越对不起老人家，又想到大年初一没水吃，回家便上吊死了。……

通过回忆对比，桑耳庄沸腾了，贫下中农的声音最响：

“干！铁山也要闖它半个边！”“愚公能把山移掉，咱们开一道渠有什么困难！”“老辈人开不成渠，有情可原，我们这一辈子再开不成渠，就对不住子孙后代。”

一九五八年，刚过了春节，桑耳庄的三百余名男女强壮劳力，在党支部书记桑红伯、社长桑德章、劳动模范成百福的带领下，攀上了太行山腰，拉开了六百六十丈长的战线。

当时最艰巨的工程有两处：一是要在赤壁悬崖上钻透一个十一丈长的大石洞，一是要从沙土崖上钻透一个三十六丈长的大土洞，有些人一看又害怕了，动摇了。这时，共产党员桑来子、转业军人桑春合、共青团员桑雪梅、贫农桑羊锁和桑银田等十五人，挺身站了起来，要求党支部把这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们。党支部书记桑红伯问道：“你们不害怕？”

“怕什么？只有山怕我们，我们不怕山！”他们一齐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“你们不怕苦？”

“什么苦？我们谁不是从苦水里长大的，再苦也苦不过志愿军坚守上甘岭。”

“你们用什么完成任务？”

“一双手。有了这双手，赤壁、悬崖就是钢炼铁铸的，也要钻透它！”

桑耳庄人没有辜负党的教导，这是他们共同的誓言。这些英雄们，用麻绳拴住腰身，系到了悬崖峭壁上。男女社员

們同悬崖峭壁打开了交手战。钎子、錘、钻不够用，他們就回家收拾碎鋼散鉄自己打；钎子短了，他們就自己在工地上生起了烘炉捻长；沒有打鉄的砧子，就去河滩搬来块硬石头代替；放炮沒药，他們就支起大鍋熬硝，推着碾子造药。一錘打在悬崖上，只显出一个白点，放响一炮也只能崩出碗口大的一小块石头。但他們不畏困难，吃在山洞，住在山洞，白天用钎打，黑夜用錘敲，两手震裂不叫苦，身上負伤不休息。貧农桑羊鎖把腿砸瘸后，有人叫他歇歇，他反而生气地說：“怎么，正在火綫上，我腿瘸了就没用啦？我不能打錘还会錘，不会錘了还会搬。”他們就这样一直干了两个多月，一錘一钻的硬把一架石山钻透了。钻透了石山，人們的志气更高，一鼓作气又开始了沙土崖钻洞工程。钻土洞虽沒石洞那么坚硬，但由于土松不立，危險更大，往往洞頂突然塌陷，把人埋在洞里。开始大家一股劲钻了七丈多长，上工一看洞頂全塌了；第二次挖着挖着，洞頂又裂开了縫，人刚跑出洞口，九丈多长全塌了。經過选择位置，第三次算是挖透了；可是收工沒几天，三十六丈长的大洞又塌的一尺未留。这时村上传出了一种迷信謠言：“沙土崖是桑耳庄的风水，地脉紧，誰再去动他，閻王爷可就翻脸了。”可是，把命豁出来立志要改变穷困面貌的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員、貧下中农，誰把这些放在心上？第四次采取了彻底革命的办法，钻一段，用石头砌一段，一个月就又把洞砌成了。

他們就是这样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百折不挠地同大自然斗争，九个村同心协力，终于使五十三里长的抗日大渠修成了，周围一万五千亩山崗梯田得到了灌溉，桑耳庄七百五十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园。当年秋天用渠水灌溉，适时播种的

四百亩玉米，每亩就比等雨晚播的豆子，增产五十多斤。

一九六零年，全县开始了引漳入林、北水南调的伟大的红旗渠工程。按设计，渠宽二丈四尺，高一丈三尺，容水二十五个流量，竣工后可灌溉四十七万亩土地。这道渠虽然总干渠只一百四十多华里长，但渠线全开辟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，从山西到林县，要越过无数的山头，跨过无数的沟壑，钻洞、架桥、砌涵洞……这对于桑耳庄的群众来说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他们说：有党的领导，有人民公社集体力量，一个村能修道黄崖渠，九个村能修起抗日渠，全县人民就能修通红旗渠。他们派出一百多名强壮劳力，和全县人民一起，长年参加了修建工程，经过四年零十个半月苦战，现在总干渠已经竣工，桑耳庄又有二百多亩山坡梯田，变成了水田。

就这样，桑耳庄人民，用自己的双手，迫使一千三百五十二亩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。

重整山河 改天换地

桑耳庄过去是盼水又怕水。每年一到雨季，听见了雷声，就心惊肉跳。人们还记得：一九四六年山洪暴发，全村二百多亩土地被冲掉，其他土地连冲带淹几乎绝收；十年前，南沟里有六亩半梯田，年年要收五六百斤粮食。十年过去了，凹里没了地，全部变成了一块块盖地的大石板，土哪里去了？原来，村里的枯河河床却比十年前淤厚了一丈多深。因此，在建成抗日渠后，他们乘胜前进，又向穷山恶水宣战，开展了水土保持。

一九五八年，人民公社诞生了。桑耳庄成了任村公社的

一个大队，大队党支部为了把水土保持工作抓好，把劳动模范成百福，貧农桑羊保、桑树田、桑全治等老农請了来，建立了老农顧問委员会，向他們問計。

要搞水土保持，工程項目很多，垒岸、培埂、平整土地、綠化荒山、植树造林……但不能一手擒六个跳蚤，得分成几步走。俗話說：修地如修仓，翻地如翻粮，千买卖万买卖，都沒修地得利快。桑耳庄大队就把整修現有土地当作水土保持的第一步。工程一开始，他們首先把土地进行了合理的調整。地块相連而高低相差不大的，就合为一块，以减少岸埂，扩大土地使用面积，便于耕作；一块地內高低相差很大的，則根据地形，适当分成几块，使土地平整，以利保持水土。据統計：全队共掀掉多余的岸埂三百二十一道，全长九千零九十丈，垒起新岸三十二道，全长一百一十丈，把全队一千一百五十七块崗坡梯田，减少为八百三十六块，以每减少一道岸，多种四壟地来計算，就等于扩大了耕地六十一亩。接着又开展了垒岸培埂活动。全队多年来留下未垒的岸壑有一千九百六十个，全长八千丈，根本没有土埂的地有八十五块，全长八百九十丈，社員大干一冬一春，就把岸壑全垒了起来，把未打成的土埂也全部培齐。以每个岸壑上塌下压占三縷地計算，共合十一亩半地。

整修土地后，他們紧接着又乘胜前进，向荒山秃岭进军。

革命只要有带头人，群众就会跟上来。党支部書記桑紅伯，扛着鋤头上山了，大队长桑德章扛着鉄鍬上山了，劳动模范成百福扛着树苗上山了，精神飽滿、斗志昂揚的貧下中农社員紧跟在后边，連那些原来思想不太通的人，一看治山

治水的群众运动已经兴起，也尾随在后边跟了上去。家家户户，男女老少，千人千把镢，挖鱼鳞坑，开防洪渠，开谷坊，刨树坑，实冻腊月，北风凛冽，但战斗在高山枯河里的人们，却个个淌汗，一个冬春就在山头上挖下鱼鳞坑一万四千个，开出防洪渠十二道，在地头沟口打成了旱井三十二眼，旱池三个；在河滩开起谷坊六十一道，山上、河滩共栽下各种树八万多棵。

真是好事多磨。由于缺乏经验，沟里的谷坊垒得不坚固，又没有给水闷下出路，栽的树小，埋的浅，六月天一场洪水过后，谷坊没留下一道，树顺水走了百分之八十多。那些原来对治山治水就信心不足的人，又当开了过后军师，说：“咱说不中，硬要胡充，苦干一冬春，一水冲的净。”

“人走古道，水流旧沟，想挡住河神爷去路，胆子不小。”在这些热嘲冷讽中，阶级敌人也乘机插进来，加油添醋，背后煽动，进行破坏。

桑红伯、桑德章、成百福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好，三个人整天在枯河滩里转，好像要重新认识认识这河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正在这时，老贫农桑树田来找他们了，以信任的口气对他们说：“这河，咱可是还得治呀，不治好这条河，迟早是咱桑耳庄的一条穷根。事没三不成，这次失败了，再干它几次看。我这一架老骨头，还顶一条汉，你们情说话吧！”老贫农的决心和意见，给了他们三人精神上以巨大鼓舞。正在这时，省劳动模范石子红的治山治水经验，在报上发表了。当他们看到“水是一条龙，先从山头行，治下不治上，等于一场空”的经验时，高兴极了。为了进一步吸取先进经验，总结自己的教训，成百福带着干粮，翻山越岭，赶到了东崮

公社的武家水大隊去找石子紅。石子紅領着他參觀了從山頭到山腳所設的魚鱗坑、防洪渠、消蘆池、旱井、旱池、谷坊、水庫等十關，以及月牙形砌岸法，弓字形排水法，使成百畝豁然開朗，他劈胸打了石子紅一拳說：“老伙計，你有這樣的好經驗，可沒早說，叫俺吃了大虧，這一回可好了。”

一九五九年冬天，又開始了第二次戰鬥。他們要把沖倒的堤，一道道重新壅起來；沖走的樹，補栽上。這時，樹苗缺乏的困難，又擺在他們的面前。怎麼辦，坑挖好了，就是沒樹苗。有人提出，掏錢買；沒錢可以貸款。別的法子沒有了嗎？他們合計了一下，要栽十幾萬棵樹，全靠買樹苗，少說也得一萬多元。這怎麼行，樹還沒栽上，就拖一大筆債，啥時候還呢？再說山區出去買樹苗，那平原該咋辦呢？黨的支部聽取了貧下中農的意見，作出了“不買樹苗不貸款，自力更生，就地取材”的決議。

為了解決樹苗問題，黨支部動員群眾開展採樹種、移幼苗運動，把樹上的種採下來，地里的種拾回來，出土的幼苗移出來，並以質論價，合理收購，要現款記工分都可以。開始大家對上樹採種、彎腰拾種還覺着丟人。黨員幹部們就帶頭做樣板，桑紅伯、成百福到縣城開會，中午別人休息，他們不休息，跑遍城裡城外採樹種、拾樹種。開了十天會，倆人就帶回各種樹種十五斤，大家一參觀，一個群眾運動掀起來了。人們連趕廟會、走娘家、上學，都邊走邊採，邊走邊拾；上山下溝移樹苗更是爭先恐後，一下子就移回一萬二千多棵；當年隊里就收集各種樹種九百二十四斤，並建立了苗圃，為植樹造林、綠化荒山打下了基礎。經過他們幾年的奮戰和苦心經營，終於使光禿禿的荒山，干枯的河谷，披上了

綠裝。更可喜的是，從一九六三年起，已開始大量支援外地樹苗，僅安陽專區各县就移去了二十多萬株。

桑耳庄人們終於取得了勝利，山河被降服了，梯田整修好了，基本控制了水土流失。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降雨量達二百多毫米，山坡梯田安然無恙。桑耳庄在水土保持運動中，到底開鑿了多少石頭，移動了多少土方，磨壞了多少鋤頭，壓折了多少根扁担，人們無法統計，但下邊的事實，是人所共知的：桑耳庄有了一千二百畝水平梯田，十六萬五千棵雜木樹和果樹；果樹成林，四季開花，還給養蜂創造了條件，一九六三年三十五箱蜂，就割蜜一千二百多斤。這都為農業積累了必要的資金。特別是梯田整修後，產量顯著提高了。棗園嶺的二百畝地，原來土層僅半尺厚，根本不能插犁，群眾說：“棗園嶺，不打糧，種一斤，收八兩。”現在挖地三尺，石頭翻了出來，上下土層接住了，又增施大量有機肥，一九六四年，小麥平均畝產二百斤以上。

科學實驗 力爭高產

桑耳庄在基本完成了農田基本建設的同時，黨支部就不失時機的領導群眾，以全面貫徹農業“八字憲法”為中心，開展農業科學實驗，探索農業生產的規律，開展穩產高產的鬥爭。

玉米、紅薯是高產作物，可是桑耳庄過去沒人成畝種過。群眾中流傳着這樣的順口溜：“想吃玉米面，得上虹梯關（山西省），一去百十里，來回整三天。”一九五一年，成百福大膽進行了種玉米栽紅薯的試驗，從山西省井崗山村換來二十斤芒種玉米，收麥後種了二畝，全村人都在關心着。